

中国转型时期最波澜壮阔的巨幅仕途画卷

全景展现社会改革进程

Shang He Tu 周畅◎著

# 应对社会变局的改革新思维

用作品铭记大变革的历史  
用热血回应激荡的时代

长篇小说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黄河图

SHANG HE TU

长卷

周畅

ISBN 958-7-2328-312-8  
I. F... H. 周...  
13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ISBN 958-7-2328-312-8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河图 / 周畅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78-3159-8

I. 上…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351 号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2 字数: 38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

---

ISBN 978-7-5378-3159-8

定价: 32.00 元



# 上河图

contents

目录

- 001 第一章 年关故事
- 011 第二章 烽烟满纸
- 030 第三章 请叫叶展
- 044 第四章 风中呐喊
- 054 第五章 龙是神仙
- 066 第六章 我是骚货
- 081 第七章 朦胧华辇
- 095 第八章 将相无种
- 115 第九章 狼烟十里
- 129 第十章 乱相丛生
- 141 第十一章 血溅小街
- 151 第十二章 脓包破了
- 169 第十三章 上河震动
- 190 第十四章 离了散了
- 211 第十五章 桃夭红米
- 228 第十六章 一怒杀人
- 238 第十七章 心跳如鼓



專站关平

章一第

255 第十八章 暗流涌动

265 第十九章 死亦何惧

274 第二十章 血溅五步

287 第二十一章 惊天一跪

304 第二十二章 泪尽情尽

317 第二十三章 政治地震

326 第二十四章 短兵相接

337 第二十五章 当浮大白

主从卧居

章十第

街小跳曲

章一十第

丁娘少娘

章二十第

依靠阿土

章三十第

丁婚丁离

章四十第

米珍天射

章五十第

人杀慈一

章六十第

娥成将心

章七十第

# 清图

contents

目录

## 第一章 年关故事

临近年关，各种故事也开始多了起来。公安局砌了新房子，新房子庭深院阔，鹤立鸡群。局长每日接受下属的阿谀，在同僚艳羡的目光里穿行，感觉就好得不行。不几日故事就来了。故事说：“嫖客打的桩，婊子灌的浆，赌博佬砌的墙，扒手手上的梁。”局长气坏了，当即指示严查，查来查去却不得要领。冷静下来，局长反复玩味，觉得这打油诗不是一般贩夫走卒能编得了的，多半是出自干部之口。局长便腆了肚子到市里找市长告状。市长当然是明察秋毫。市长心里正谋划着要整顿干部作风，借机把几个不听话的刺头儿拿掉，其中就包括局长。市里要公安局每年交市财政六百五十万的罚款收入，局长一边叫苦一边却匿了钱盖楼。市里的财政是吃饭财政，年年赤字年年缺钱。官儿们的消费单子常常不能及时报销，老师们的工资年年拖欠，老师们便拖儿带女每年上访告状。局长看着市长焦头烂额却袖了手看热闹，此时得了便宜还卖乖，怎不令市长怒火中烧？市长便沉了脸，斥道：“我看这谣儿蛮形象的嘛。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们的形象太差了！你说你们不去抓治安，不去破大案，夜夜就只记得抓打牌赌博、卖淫嫖娼，七老八十的老头儿老婆儿打点小牌都抓起来，没个三千五千还放不了人。抓打牌抓走我两个外商，抓嫖娼又抓走我两个外商，你们倒是赚了几千几万块钱，但晓不晓得市里损失了多少投资？三千万！还是美金！你好房子住着，好福利享受着，还不允许老百姓讨个嘴巴子快活？”骂得局长遍体冷汗，灰溜溜地走了。

另一个故事却让整个城市陷入暧昧之中。南郊是这个城市最老的棚户区，房子杂乱如草，街道扭曲如肠，居民多贫，亦多是原住民。市政府屡要改造，皆因财力不及而作罢。故事就在这里展开。话说一对年轻夫妻本来在南方打工，因妻子生了小孩，丈夫便把妻子送回老家抚养，自己复返回南方，因工期紧，过年了还回不来。家里只剩下公爹和媳妇。就有人开玩笑，说这么一块肥地荒了真可惜，叫公爹抓紧耕种，肥水不流外

人田的。

公爹本来是一个极正经的人，日子长了，也让这帮闲人说动了坏心思。这家人的住房是建于六十年代的老房子，开口窄，进深却深，一个门进去就是一个通间，也就是一户人家。女人和孩子住里间，公爹住外间，平日里一家人磕磕碰碰，就有许多接触。一日，女人给小孩喂奶，小孩哭闹着不肯吃，公爹就逗孙儿，说：“你吃不吃？你吃不吃？你不吃我要吃了。”作势要吃，羞得女人满脸通红。公爹只做不知，伸手抱过小孩，手背却极快地在女人的奶子上蹭了一下，愉悦了一整天。这样的故事便经常重复，如此下来，女人慢慢觉得公爹既细心体贴，又蛮风趣的。夜里，媳妇有时去上厕所，公爹就问：天黑得紧，要不我陪你去？厕所是公共厕所，离家有一段距离。开始当然也是不要的，说得多了，关系也亲近了，媳妇就叫公爹提了灯在门外照路。小便就用尿壶在房内解决，尿急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公爹在外间听得真切，哪里还睡得着？翻来覆去唉声叹气，故意使媳妇听见。又一日天寒，公媳俩烧了菟儿火，边烤边闲扯些家常。公爹偷眼去看，因烤火的缘故，女人的脸蛋红红的，眼睛也亮亮的，头发零乱地披散下来，极美艳又极有风情。公爹春心乱拱，按捺不住，便捡了柴棍，在地灰上写道：“公公五十又无婆，不知媳妇心如何？”女人其实是个风流情种，丈夫老不回来，女人早就憋慌了。见公爹身体强健，模样也还周正，接过柴棍写道：“只要公公不嫌弃，日做媳妇夜做婆。”丢了柴棍，两人便做成一堆。

然而事不机密，此事被一跑夜班头侦知。那班头对女人久已有意，碍于公爹日日在侧，始终没得机会下手。今见女人竟和公爹弄上了，顿时冷了热情，一腔正气却慢慢升起。班头便约了三五闲汉，漏夜守候，趁二人正热火朝天，呼啸一声把光身二人和棉被一起捆了，吆喝着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倒讲人道主义，想把二人分开，穿上衣服，以免有碍风化。谁知二人竟如交配的狗般，怎么也分不开，害得所长吩咐一干警察满世界找人医治。满城男女争说此事，又演绎出好些不同的版本，过程愈发曲折离奇，细节愈发生动细致。许多人说着不上瘾，结了伴去看，那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派出所竟成了旅游热点。有些头脑活络的人就一面做义务向导兼解说员，一面利用自己闲置的房屋，临时开了饭店，着实赚了一把。

许多人跑来问丁凤鸣。之所以问他，是因为他也住在南郊那一片棚户区。但丁凤鸣没听到半点风声，而且那故事让人匪夷所思，他当然是不信的。人们当面也不说什么，坏笑着离去，但背后就说，那狗日的还真能装，主角又不是他，还保个什么密？后来主任也在无意中提起，丁凤鸣照例说没有，主任虽然笑着，却明显有些不高兴。丁凤鸣沉不住气，莫非真的出了这等丑事？回家时就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向邻居打听情况。邻居中有个杀猪佬叫张扯腿的说：这号事你也感兴趣？别人败我们棚户区你也跟着败？

丁凤鸣尴尬不已，忙解释说：“哪是我感兴趣，是我们单位上的那帮人老来问，七嘴八舌，都烦死我了。”

张扯腿说：“都一样，这几天我也烦死了，到我案子上买肉的顾客问七问八，提了肉一说就是半天，赶都赶不走。我说哪有这样的事？他们说怎么就不能有？我说那玩意儿怎会扯不开？除非是生了倒钩！明摆着是哄鬼嘛。他们说那也说不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个城市连阴阳人都发现好几个了，为什么就不能有长倒钩的？我说天打雷劈呢！他们倒是不说话了，瞅着我抿了嘴笑，好像是我干下的！老子恨不得一刀劈了那些狗日的！”

丁凤鸣忍不住好笑，说：“无风不起浪吧？”

张扯腿说：“皮家那个坐过牢的儿子你认得吧？就是他把别人家的媳妇给勾上了。那狗日的还凶，丈夫和公爹带了人去捉，他竟一掌把那公爹推出两丈远，带着女人跑了，现在也不知躲到哪个旮旯弯里去了。可怜那老头儿一身跌得青红紫绿，在药铺里抓了十二服草药吃了，还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谁晓得传来传去竟传成……唉，不说了，现在的人真的是道德败坏了！”

丁凤鸣不认识皮家的人，心里却松了一口气。这种事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在发生着，说不定哪天就会落在认识的某人身上。那些人倒还有兴趣跑过来刨根究底，只怕是无聊得发慌，神经出了问题。就借个机会，转弯抹角地向主任说明情况。主任的注意力却显然发生了转移，头都没抬一下。

讨了个没趣，丁凤鸣讪讪出来。刚在外间的办公室坐下，老婆小玉打来电话说：“快去银行取钱，今晚要去武汉进点皮货。”

丁凤鸣说：“你疯了？青天白日的说梦话哩。现在气温这么高，太阳晒得人发软，还进皮货？”

小玉得意地说：“我看过天气预报，有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正向我们这里移动，最多四天，就会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怎样，老婆我的超前意识还可以吧？”

丁凤鸣说：“是吗？现在天气预报也不牢靠，报错了也不负法律责任。”

小玉提高声音：“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就信我一回吧！”

他的胆子仍大不起来：“那……取多少？三千够了吧？”

小玉断然道：“全取了！哎哟，差点儿忘了，那事儿，就是公公和媳妇的事儿是不是真的？”

这些年气候反常，一年只有三季，倒把冬季给丢落了。媒体上说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多了，破坏了臭氧层，又说是人类乱砍滥伐，攫取资源，又不注意保护，大自然的生态不平衡了，所以天爷爷就甩手不管了，任人类胡搞一气。结果冬天没得了，夏天的



紫外线强了，洪水就泛滥了，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病毒就多了。

上海市已经有六年没下过雪了，冬季温暖如春，日日艳阳高照，倒直比春城昆明了。市政府就采纳一个笔杆子的建议，以“中南春城”的创意对外宣传，果然游客猛增，茶楼歌榭人满为患，红男绿女满街乱走。结果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繁荣，税收猛增。书记市长那一阵老做典型发言，嘴巴子比往日麻利了许多，一般没个两三个小时是收不住嘴的。那笔杆子因此迅速蹿红，做了一阵市长秘书，就到下面一个富裕县挂职去了。平日里一样吃笔杆子饭的一帮人嫉妒后悔得不行，据说把胸脯都给捶肿了，才相信好运来了连门板都挡不住。

天下靓男美女影从云集，惹得本地人也情迷意乱、性欲亢奋。有钱的就到宾馆饭店里胡搞，没钱的就随地野合。那一阵脏病流行，医院里诊性病的医生忙得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据说一边端了饭碗还一边指导护士打针；离婚的排队排到了马路上，接连挤破了民政局三张铝合金玻璃大门。但好景不长，上河人合伙坑骗外地游客，号称“搨肥”。有的还和警察联起手来，稍有反抗就给关进黑屋，若不交罚款是不放人的。事情终于惊动高层，派了记者来暗访。记者一篇内参上去，触目惊心，高层震怒，于是荡污涤垢，抓了若干人等，书记市长也去了政协养老。只高兴了无数的黄脸老婆，也高兴了公安局一千领导，今后可以放心大胆抓卖淫嫖娼了，房子车子算是有了着落。苦就苦了后一任的市委领导，没了旅游娱乐业的支撑，增长率上不去，政绩没法体现，财政支出也日窘一日。

货进回来，天并没得冷下来的意思。夫妻俩心急如焚，天天盯着天气预报，冀望那股寒流快点南下。做生意的同行笑痛了肚子，说太阳天穿皮袄，让钱烧的，迟早会亏得像五强的妈洗澡——卵都没得一筒。小玉心里也不禁打鼓，八千块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一旦砸进去，真是连个退路也没得。就打电话问丁凤鸣。

丁凤鸣听出她的慌乱，打气说：“别急，寒流肯定会来的，面包也会有的。”

小玉急火火地说：“人家都急死了，你还图嘴巴子快活！”

丁凤鸣说：“我刚在网上查了，那寒流已越过了江汉平原，顶多后天就到了，说不定还会下冰雹哩！”

小玉这才把心稍稍放稳，闲来无事，看门口两小儿斗嘴。一个说，某日你妈在我家吃了一个鸡蛋还给我。

另一个说，某日你妈在我家拎走了一大块糍粑，也还回来！

一个说，你妈不要脸，在我家又吃又带，趁我妈一转背，就偷了一块干鱼藏到裤腰里，还当我没看见呢。

另一个说，你妈更不要脸，老到我家讨旧衣服，你身上这件夹克衫就是我哥哥穿过的。

一个显然被说中了要害，急了，脸涨得通红，说，不是，不是，就不是！我日你妈！  
另一个不甘示弱，尖叫道：我也日你妈！  
两人一边嘴里喊日，一边双手叉腰，胯部一耸一耸。

小玉看得妙趣横生，嬉笑不已。两人骂不止瘾，扭在一起厮打，灰扑扑地在地上滚来滚去。小玉连忙轰开，看两小儿飞跑而走，想起那句歇后语，又窃笑一番。原来某村有一傻子，混沌不开。一日受人指使，偷看五强的妈洗澡。那五强妈洗澡也不注意，常常让人偷看的。翌日指使他的光棍问，看到没？看到了。好看不？卵都没得一筒，好看么子？后来这故事就演变为一句经久不衰的歇后语，让五强的妈很久都抬不起头来。  
小玉生意不好，大家都无精打采，有的干脆支起桌子，吆三喝五打起了麻将。小玉呆着无聊，和旁边的胖嫂有一句没一句瞎聊。胖嫂一边感叹生意难做，淡出个卵来，一边追忆以前的繁荣：“那时候的生意真是好做，狗屎都能卖钱的。卖药的、开诊所的、跑车的、开饭馆旅社的，没得哪一行不赚钱。我在南正街卖衣服，专卖时髦性感的，新货一上架鸡婆们就抢着要，闭了眼一天也能赚个五百六百。那一阵风光哟，上河好点的馆子都吃遍了。”

小玉那时还在纺织厂做挡车工，没做生意，就说：“是吗？这么说我胖姐也是富婆了？”

胖嫂说：“富个屁，就好歹落下了一套房子。”

小玉说：“怎么会？”

胖嫂就伤感起来：“人哪，真他妈怪了，有钱的时候不晓得珍惜，没得钱了做梦都想着钱。那会儿我大手大脚，那剁脑壳的死鬼成天赌钱，一场牌就几千上万的输赢。打牌不止瘾，还偷着养起了小妖精，就是沈万三也会穷的。”

小玉记起那瘦小猥琐的男人，在胖嫂面前老实如婴孩，居然也有胆子偷香窃玉，不禁莞尔。

胖嫂长叹道：“男人有钱就变坏。钱啊，真不是个好东西。”

小玉就背道：“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嘿，他都那样了，你就没有浪漫一下？”

胖嫂双手比划：“你看我这三围，这肉，倒贴两斤白糖你要不要？”

小玉啐道：“我又不是同性恋，勾引我没得用。”

正聊着，来了一男一女买衣服。男的要进小玉的店铺，女的却直奔胖嫂那里。女的是想买一件风衣，左试右试仍不满意。男的就指着小玉说：“就她穿的那件行不？”

小玉身材婀娜，容貌娇俏，发髻高绾，再配了那件鹅黄束腰风衣，真是顾盼生辉，光彩照人。

女的呆呆地看了半天，有些气馁，说：“我能穿？”

男的一边贪看小玉，一边不耐烦地说：“能穿，蛮好的。”就买了。走了几步，男的又回过头来扫了小玉一眼。待走远，胖嫂说：“快抖下衣服，上面有眼珠子的。”

小玉吃了一惊，说：“你读过贾平凹？”胖嫂却说：“谁是贾平凹？拐角处那个卖烤红薯的姓贾，不晓得是不是他？”

小玉说：“呸！”胖嫂说：“不是他你也不要呸我呀！我要关门了。你回不回？市场里有湖里野生的藜蒿，去迟了只怕没得了。”

买了藜蒿，又割了五块钱的肉提着，望了望铁灰的天空，小玉慢慢往家走。正是下班高峰，街道上人流车流如织。前面公共汽车上在吵架，女人说：“你挤车就挤车，做什么事要摸我的奶子？”

男人就说：“我没摸！我摸你的奶？也不照照镜子，你那两坨也叫奶？分明是吹了气的猪尿泡嘛。”女人骂道：“杂种龟儿子，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倒有理了？”

“咄”的一声，车上就打成一团。男女老少慌忙下车避让，几个躲闪不及的“哎哟”“哎哟”直叫唤。之后，就见一少年捂了耳朵，满面流血鼠窜而走，一壮如山岳般的妇人叉了腰大声叫骂。

一街人笑得前仰后合。后来的人不知原委，纷纷驻足打听。小玉笑过，看着暮色愈浓，连忙走了。该下雪了吧？

丁凤鸣正在炒菜。走廊里一溜摆了六套锅灶，六个男女站在灶前或炒或煎，响声叮叮，烟雾缭绕。这是一幢老式的平房，一个门里面就是一个通间，和那个流传的故事里的房子结构一样。就想，这样的房子真是中国特色，不发生点故事才怪。房子早先是纺织厂的，小玉及岳母娘原来都是纺织厂的工人。如今纺织厂早已破产倒闭，房子就久未修葺，已渐显破败，冬冷夏热，门前的空地上污水横流，杂草丛生，周围脏乱不堪。小玉的父亲早逝，岳母娘不肯再嫁，独自一人把他们兄妹二人拉扯大，隔壁邻舍说起其间的苦楚，至今还泪水涟涟的。

结婚时，丁凤鸣向厂里打报告要房，那时还是庄老头当厂长。庄老头倒不摆厂长架子，人很随和。庄老头把眼睛睁圆说，你不是要我的命吧？厂里还有什么房子？我要会生就生一套给你。可惜我是公的，就是母的也生不了！丁凤鸣就一副哭相，蹲在地上半天也起不来。庄老头不忍，说，要不去租房？就去租房。跑了一圈下来，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也要二百块。两人泄气了。那时纺织厂效益不好，濒临倒闭，小玉每月只拿

几十块钱的生活费；丁凤鸣好点，每月也只有四五百块，有一月没一月的，日子就艰难。眼看着婚期临近，没得法儿，小玉就和妈商量，说就住在家里算了。妈的脸阴了好几天，才勉强点头。丁凤鸣虽然老大不舒服，却是无奈，别别扭扭在这破房子里成了婚，一年又一年过了下来。

丁凤鸣正煎一条鳊鱼，沸油“毕毕剥剥”，鱼香就弥漫开来。旁边也在炒菜的刘红红吸着鼻子，说：“你煎鱼煎得真好，有空教我一手。我做的鱼总有很重的腥味，下不得口。”

“那肯定是火候不够。首先油要烧滚，鱼要两面煎黄，再放点水焖一下就好了。要是还有腥味，就多焖一会儿。”丁凤鸣边说边示范。

刘红红也不炒菜了，专心看他煎鱼，说：“有酱油吗？借我一点。你在单位上消息灵通些，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拆迁？”

丁凤鸣把酱油递给她，又把煎好的鱼盛到盘子里，就听到岳母娘在身后咳了一声。丁凤鸣装作没听见，说：“我也不晓得。拆迁说了几年，也没个准信。只有个把月就要过年了，年前应该不会拆吧？”见小玉回来，就把锅洗了，摆桌子吃饭。

小玉把菜丢在灶台上：“今儿有湖里产的藜蒿，炒了吃个鲜。”

丁凤鸣边盛饭边说：“算了，明儿吃吧。今儿菜蛮多，估计吃不完。”晓得这几天生意不好，小玉心情不佳，他就特意多做了几个菜，有红烧鳊鱼、粉蒸肉、墨鱼汤、油淋辣椒，赏心悦目摆了一桌子。

小玉看了，心里喜悦，却责怪道：“生意不好，倒弄了这么多菜，你发洋财了？”

丁凤鸣把筷子塞到她手里：“生意好不好都要吃饭，吃饱了才有精神赚钱嘛。”

小玉坐下，先喝了匙墨鱼汤，长长吐了一口气，说：“还是你做的饭菜好吃。中午吃的盒饭，要咸没咸味，要辣没辣味，炒得像猪食，还要五块钱一份，真是杀黑。”

丁凤鸣就夹了一块鱼给她：“现在天黑得早，你早点回来，不用这么吃亏。”

小玉说：“回来又怕耽搁生意。有几回都准备关门了，又做成了一笔两笔。做生意，就是要守得住。对面的篾刀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亏得要死，连盒饭钱都混不出来。”

岳母娘接口道：“不守哪里赚得到钱？但凡要赚钱，都是要吃亏受累的。做生意不像你坐办公室，舒服倒舒服，赚不到大钱。”

丁凤鸣不好接话，埋头吃饭，三口两口就把一碗饭扒完。

小玉瞅他一眼：“慢点吃，又没得哪个跟你抢。等会儿哽住了，又‘隔儿隔儿’打嗝。”

岳母娘问：“今儿赚了几个？”

小玉说：“我还算好的，卖了两件衣服，赚了二十七块。胖嫂直到关门时才卖了条裤子，赚了六块钱。”

岳母娘念念有词：“不知几时下雪？真急死个人了。”



小玉虽然心里也急，却安慰道：“妈你别急。凤鸣上网查了，大概就这几天吧。”岳母娘说：“网？网是个什么东西？不是渔网网吧？”丁凤鸣忍不住一笑，还好没出声，小玉却笑得拍手顿脚，不能自己。

洗漱完，丁凤鸣到里间看书，小玉和岳母娘在前面看电视。她们喜欢看似乎永远也没有结尾的连续剧，一会儿泪眼婆娑，一会儿哈哈铺天。他不喜欢看，又不愿和她们抢遥控器，只有躲到一边看书。里间是他和小玉的卧室，大约十来平米。结婚时抹的墙皮已经斑驳脱落，顶棚上的石膏板也已发黄。晚上老鼠们在上面蹦来跳去、谈情说爱、嬉戏争斗、欢快异常。小玉不胜其烦，放了一回药，老鼠死了不少，却清理不干净，夏天臭得呕天呕地，房里不敢进人。后来只好听之任之，随老鼠们日复一日折腾。一张大床，一张书桌，靠墙是一排书柜，房间就显得狭小拥挤。

看了一会儿书，听得外面门一响，知道岳母娘又出去了。岳母娘没得什么爱好，就喜欢和一帮老头儿老婆儿们搓几把，输赢也不大。本来也没看进去几行字，就干脆把书丢了，把脚搭在桌上，斜躺在藤椅里胡思乱想。岳母娘一向不热乎自己，丁凤鸣也习惯了忍让，但今儿她的举动还是让他心里恼怒。只要和刘红红多说了几句话，她就会故意做出种种不满的举动，也不管别人是否接受得了。今儿就在背后干咳，还故意把碗碟弄出很大的声响。刘红红肯定也明白，可她就不计较。

刘红红也是纺织厂下岗的，下岗后身无长技，文化又不高，做生意又没得本钱，再就业时还挑三拣四，高不成低不就，安排了几次也安排不出去。上河市遍地都是下岗工人，工作不好找，后来没法，只好舍了脸皮到小饭店去做服务员，一天十几个小时，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丈夫是同厂的机修工，一手好技术，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原想和别人一样去南方打工，临上车了，却又舍不得娇妻。厂里下岗的男人没去南方的，或补胎打气，或修鞋钉掌，也有踩三轮车、开小饭馆、卖盗版书的。男人面子抹不开，在家里窝了半年，实在揭不开锅，连买米的钱也没了，才上街踩三轮车，本地人叫“慢慢游”。踩“慢慢游”的原来大多是进城的农民，很为城里人所不齿。男人当然也有城里人的优越感，现在陡然一下子沦为车夫，羞愧得如做贼般，生怕遇见熟人朋友奚落一番。原来想象踩“慢慢游”简单，哪晓得这玩意儿比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更难把握，龙头左晃右摆不听指挥，惹得老资格的车夫们哄笑不止。这“慢慢游”也是归口管理了的，要到市里城管大队领牌照。牌照也不好领，要交二千二百块的上牌费不说，还实行总量控制，全市只发九百个牌照。有关系的角色就倒卖指标，黑市上卖到了六千块钱一个。男人哪里有钱？就踩黑车。踩黑车的人不少，时间一长也就混熟了，城管一抓相互间通风报信，一段时间下来倒也没事。累是累点，但男人一身好力气，踩了半夜车，回来时已是东方见白，还有本事把刘红红弄得鬼哭狼嚎。两个人都有收入，日子就一点一点过了下来。

一日夜深，男人实在太累了，踩着踩着竟打起了瞌睡，把车径直踩到了河坡底下，连人带车翻滚下去，当时就把腿摔断了，直到天亮才被人救起送到医院。在医院住了一月有余，因欠费太多，伤未痊愈，就被赶了出来。在家里又躺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走路，一条壮实得“日得牯牛死”的汉子，从此变得病恹恹的，瘦得只剩下一个宽大的骨架，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了。

一家人要吃要喝，男人住院又背了一身债，刘红红心力交瘁，欲哭无泪。债主都是些亲戚朋友，情况也不太好，虽然没明着逼债，时间长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也传到了她的耳朵里。男人说，离了算了，我不拖累你。你还年轻漂亮，趁早找个好人，我也放心了。刘红红说，我说离了吗？你鸭子死了嘴巴硬，离了你怎么过日子？男人故作豁达，笑着说，我反正这样了，你还挂念干什么？路死路埋，水死水葬，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说得刘红红号啕大哭，鼻涕眼泪弄了男人一身。刘红红说，不离，真饿死不成？一家人死也要死到一起！我就不信，天爷爷就不让我活人！又换了几个职业，都赚不到钱，一狠心，就去坐台。纺织厂的姐妹有很多都操此营生，狠的已经把业务做到了深圳上海。刘红红长得耐看，人又年轻，一打扮还真是美人胚子。干了许多行当，受了许多磨炼，待人待物就游刃有余，很逗人喜欢，这是那些娇滴滴只会发嗲要钱的嫩鸡们不能比的；而她那种成熟的风韵，也很对一些人的胃口，所以生意就很好。她只坐台，决不出台的。但也有人背地里说，她也出台的，只是很挑剔。男人肯定明白，但没得办法，从来也不问，家里的生活是明显好转了，债务也慢慢还清了。

岳母娘对刘红红很鄙夷，进进出出瞄都不瞄刘家一眼。其实两家做邻居也有些年头了，刘红红和小玉原来还是很好的姐妹。男人没伤之前，有一副热心肠，左邻右舍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岳母娘也央他背过气罐、搬过藕煤的，有点好吃的也不忘端过来共享。就算刘红红坐了台，别人也没碍着你什么，仍是和和气气，比以前似乎还多了一些谦卑。岳母娘平时说话夹枪带棍不说，连小玉和丁凤鸣与他们交往也让她不高兴。但两家人紧隔壁住着，还共用一个走廊做饭，菜香饭香都混在一起，哪能一点接触都得？所以两家人都过得累。丁凤鸣作为一个上门女婿，过得更累。说实话，某种程度上，丁凤鸣还很敬重刘红红。她虽然坐了台，却比一些人模狗样的家伙干净很多倍。在这个重利轻义的社会里，这样有情有义的女人已经很少见了。

老鼠们在顶棚上奔跑，伴随着“吱吱”的欢叫。丁凤鸣“喵喵”吼了几声，老鼠们仅仅沉寂了几分钟，又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丁凤鸣心里急躁，踩了椅子，找了个衣架伸进顶棚里一阵乱扫。老鼠们乱了阵脚，尖叫着躲避，陈年的灰尘一团团腾起，整个房间都灰雾蒙蒙。

小玉听见响动，伸头一看，就被呛得连打几个喷嚏，一摸脸上，感觉痒痒的，心里不高兴，嚷道：“你发了神经？搞得到处是灰，晚上怎么睡？”

丁凤鸣跳下椅子，一边“呸呸”吐口水，一边拍打身上的灰尘。  
小玉一把把他扯出来，推到走廊上，说：“还嫌屋里不够邋遢？到外面弄干净了再进来。”

丁凤鸣手一甩，说：“扯什么？”口气就不对。

小玉白了他一眼，也不理他，径直打水去洗。外面还是有些冷，他站在走廊上，一边拍灰，一边想今儿怎么了，老觉得心里不畅快，不晓得找谁发泄。旁边刘红红家的窗是黑的，里面却有嗡嗡的电视声音传出来。远处的街灯黄黄地亮着，灯圈下一个人也没有，灯光就显得很寂寞。

有个女人捏了手纸去公共厕所，突然看见黑暗里一动不动站着的丁凤鸣，吓得惊叫一声，说：“哪个？”

丁凤鸣不好意思，说：“是我。”

女人就着屋里漏出来的光线看清是他，不满道：“人吓人，吓死人的！”

看着女人屁股一扭一扭走远，丁凤鸣心说，老子只吓死人，又不吓活人！觉得特没意思，朝那女人远去的方向虚击一掌，说：“日你姐！”转身进屋。

小玉已洗完，正在房里忙着换床单，洗脸架上放了一盆热水。丁凤鸣就后悔对她态度不好，有心想说几句话弥补一下，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开口。

小玉抱了床单出来，扔到洗衣机里。丁凤鸣就找话说：“妈没回来？”

“废话！明儿下班后把床单洗了。”

。来丁丁丁姓去香笑” 标题“越日即秦

”。“产卿致雅升主秦”：的，辨不声书，宜更或古只即秦附不香即风丁

”。吾对干巴脚个国籍，潮寒人苦。情致爽”，干封的尸坐爱不味科根

嫩去国脚有温，室科对有贵留里丁丁批批刻直，丁来意人订一至凉率，彭刚点十  
致刚香睡德，田受困斯个丁春，我困事前姓姓的心，定公代着替人个一即风丁。本图英

## 第二章 烽烟满纸

日暮县即风丁，文致韵书身学文思研百折常经，得不转衣向一湖艺文馆《报河上》

书语干魂登此某韵章文。去不更睡补补进丁黎要，字谷的悉操个一庭香然感。由香还

眼致暗干之一，高阔举中其。来土麓然干春丁丙△甲，四三二一丁韵感，香显致致，风

姓牙端险险，册举人致外副解争两前。”外副解”叫入眼本，畏爵风升个压致排，我致即

平诗成管。我西县不义，想留册西县，我哪县爽？丁志跳出致新，何音说解困困，吾海外

睡干想睡里脚去去，只出版巴脚丁姓牙端唇唇”要不公什音，况冠西卷科一出入一，对

志同厂子的生意越来越好，提货的车常常在厂门口排起长龙，工人们日夜加班，仍是

时间不够用。厂子的生意原来不好，工人们实行轮岗，上一阵班放一阵假，工资也时有

时无。在上河的土语里，“岗”和“奸”是谐音，工人就戏称我们正“轮奸”呢！厂领导倒是

忙得脚不点地，轿车跑得一年换了三次轮子，说是出去开拓市场、联系业务。工人们虽然

常因挣钱少而遭老婆奚落，但看到厂长如此辛苦繁忙，仍心存希望，觉得厂子还是有

前途的。但厂长把自己跑成了个胃癌晚期，业务仍没得起色，倒花了厂里不少医药

费。市里这才从政府办调了一个名叫马千里的年轻干部来任厂长。马千里是工商硕

士，不懂拍马溜须，在市政府几年不讨领导喜欢，郁郁不得志，派到这破厂来有些谪贬

的意思。马千里倒雄心大发，庆幸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舞台。几年努力，厂子

竟成了市里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工人们腰包也日渐鼓胀。最近传说厂子要改成集

团公司，还要争取上市。工人们听得满心欢喜，人前人后就牛皮烘烘。” 如丁志册

刚上班，市政府办就来电话说，李东生副市长一行人等会儿要过来了解情况，请

厂领导尤其是马千里留在厂里作准备，搞好汇报。” 香，新自言自即风丁，而步不致

丁凤鸣就向主任汇报。主任姓秦，老不记得自己年事已高，临近退休了，把头发染

了冒充年轻人，还有个很风雅的名字，叫秦明月。” 秦得丁丁感白自说，来抵书新

秦明月说：“还了解情况？报过去的材料当废纸卖也能喝顿酒了。小唐，你打开柜

子看看，五粮液还有没得？这李东生是个酒海，酒少了是万万不行的。” 人即风丁

小唐叫唐诗，是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一个很耐看的女孩，也做秘书。唐诗说：“还

有两箱。丑话说在头里，中午喝酒我是不去的。” 西音丁姓麻致，桥翻不来水游”

秦明月严肃着说：“自家的孩子自家疼。我哪舍得让你去？” 天个县衙成，丁册洪

唐诗不给他好脸，“呸”了一口：“谁是你家孩子？” 特致县”：意书不四香南

02/04



秦明月就“嘎嘎”笑着去找厂长汇报。

丁凤鸣看不惯秦明月占她便宜，作声不得，说：“秦主任就这脾气。”

唐诗却不像生气的样子：“我晓得。老人家嘛，就图个嘴巴子快活。”

十点刚过，李东生一行人就来了，直接就进了厂里的贵宾接待室，唐诗照例去端茶倒水。丁凤鸣一个人待在办公室，心说没我的事倒好，落了个清闲受用，就翻看刚送过来的报纸。

《上河报》的文艺版一向办得不错，经常刊有构思文笔俱佳的短文，丁凤鸣是每日必看的。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便捧了报纸仔细阅读下去。文章说某地整顿干部作风，成效显著，总结了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若干经验上报。其中举例说，一乡干部没别的爱好，就好犯个作风错误，本地人叫“搞腐化”。前两年搞腐化被人举报，组织部长找他谈话，他倒振振有词，说这也犯法了？我是顺奸，是两相情愿，又不是强奸。譬如打平伙，一人出一样东西玩玩，有什么不妥？害得部长捂了嘴巴跑出门，在走廊里把肚子都笑痛了，才进去上纲上线，把他狠批了一番。今年自从开展干部作风整顿以来，该同志思想认识提高很快，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次又搞腐化，弄进去了一半，想起组织的教诲，连忙又扯了出来，不顾女人的挽留，穿上裤子就走。

丁凤鸣忍俊不禁，一个电话打过去，说：“胡老七，你这家伙，文章也能这样写吗？”

胡老七在电话里“嘿嘿”直笑：“怎么不能这样写？群众喜欢的就是好的。你不也看得笑咪咪的？”

丁凤鸣当然是笑咪咪的：“这么说，倒是我因循守旧了？我看你改名叫胡说得了。前几天公安局在南正街抓了一个河南艳舞团，尽跳裸体舞，戏场里坐满了黑压压的群众，个个看得兴高采烈，吆喝掀天。公安局抓了，一些人还蛮有意见。到你的笔下，这东西只怕也是好的。”

胡老七说：“你就喜欢钻牛角尖，我没得空和你争论。我正在谈一笔大生意，谈成了就奔小康了。记住，存在即合理。”

放下电话，丁凤鸣自言自语，存在即合理？说不定那弄进去了一半的乡干部还活得蛮滋润呢！

唐诗进来，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把浮在上面的泡沫碎叶吹掉，小小地抿了一口，说：“我听出点意思来了，李市长是要我们兼并机械厂，说是市委集体研究的意思。”

丁凤鸣大吃一惊：“原来是来吹风的。这机械厂也敢兼并？”

“不就一个小厂吗，有什么不敢？”唐诗不以为然。

“你才来不晓得，这机械厂有两千来号人，光安置起来就不容易，何况它早就资不抵债了。负债是个无底洞，明亏潜亏谁晓得它亏了多少？”

唐诗仍不在意：“是这样？不过这事儿肉食者谋之，我们操心也没得用。”